

揆要 中國立廟蓋寺金首銀身鑄像予祀仍給伊  
 父生時之賞方肯就款自十九年至今無歲不犯無  
 歲不挾無歲不講而卒不肯入我犴牢蓋通套諸虜  
 與之同讐而本拜等則其同要相濟者也東路沙計  
 妄爭監市職名挾索虎皮蟒衣且恣其桀驁之性恃  
 其兄弟之多無歲不犯無歲不挾從來不受羈勒而  
 妙忽兒七台吉等則其朋謀狂逞者也東路莊禿賴  
 最強最黠合套諸夷蠢動大率以莊酋為謀主本酋  
 智足以指使主酋刀足以雄視一套諸酋入犯必先

主酋者即卜失禿也

指授方略陰助兵馬或陽順而好言款我或觀望而  
 陰規厚利常與卜失禿爭強與火落赤擺言太沙計  
 等主謀入犯者也套虜議款以來乍款乍叛倏順倏  
 逆乞無寧歲則職此之由臣去歲七月入鎮之時火  
 酋因四月間被搶之憤勾虜報復全套蠢動遠近洶  
 洶秦晉邊民訛言相驚以為必無延慶矣臣思三路  
 邊長一千二百餘里秋高馬肥假使同時入犯則防  
 禦為難於是因莊禿賴之投稟於臣臣諭以 皇上  
 威德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酋自取滅亡牌符



神木道左布政陳性學等隨宜撫處。五日一市。以釋

雖不能使其回心。但

其疑。示以恩信。以結其心。則莊酋回心聽撫。寢其助

能。不助火酋。則我所備者寡矣。

兵西行矣。中路監市官切盡。及成。投稟於臣。臣諭以

皇上威德。借之傳播。中路諸酋。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酋。自取滅亡。本酋回稟於臣。傾心向慕。宣諭諸酋。不復助兵西行矣。惟擺酋報父之讐。難以化誨。懷服。七月終旬。以三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保寧。而擺酋始破膽矣。火酋八月初旬。以萬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安邊。而火酋始落魄矣。九月中旬。沙酋以二

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常樂。而沙酋始惕息矣。當時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臨邊調度。遐申虎豹之威。而三酋每犯。輒斲折。馘喪元。大禡犬羊之魄。於是黃婦始率火酋叩關乞憐。鑽刀說誓。乞求續款。督臣姑許。悔過咨行於臣。聽臣講處。臣思前此諸夷乞款。非不卑詞乞哀也。非不鑽刀設誓也。而口血未乾。旋復背盟。豈可以信義結哉。蓋必有機緘密持。以陰制其死命。又必有恩威迭用。以默折其雄心。於是與鎮道協謀。制馭諸酋。道在分之而已。套虜衆號十萬。分爲四



十二枝。每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則一三千騎而已。彼分爲四十二。我專爲一。以專敵分。必勝之策也。前此各夷求款。此東彼西。各部未必皆來。來亦未必

涂司馬於市賞一

同時。於是責成套主卜酋。糾集衆夷聽款。而卜酋威

事處置極爲得宜實錄亦載此段

令不行。狡酋反得以後至挾我。撫夷官急於成款。或密許增賞。或陰行交質。而講折之時。恐款事不成。則語多因循。苟且籠絡。不知夷欲無厭。每見必挾。有許必責。將反姑與之說。不可施也。是以款後多有要挾。要挾不遂。必至敗盟。則弊所從來矣。今夷使見臣。臣

面與之約。有信牌以分別順逆。審界限以識別地方。順者先來。先給號牌。則臨邊駐牧無恐。逆者不來。不給號牌。則大兵剿殺無遺。於是千二百里之長邊。分爲四十二段之畫。壤而冬深馬瘦。雪厚草枯。正申

國得志之時。後至者惟懼我兵之出搗其巢也。於是鉄雷把兔等本火酋之黨也。投稟於臣。先求效順。而火酋之勢孤。始雖挾歸降夷。不認罰服。今託黃婦以九九進矣。炒忽兒七台吉。本沙計之黨也。投稟於臣。細分堡分。不敢助逆。而沙酋之勢孤。始雖要挾監市



求索蟒衣虎皮。今託捨打太等以九九進矣。本拜本把什力等。本擺言太之黨也。密稟於臣。自分地界。願先輸款。而擺言太之勢孤。始雖要求立廟蓋寺。索要金銀。今託卜言等以九九進矣。莊禿賴亦見諸夷效順。寢其雄心。數差夷使投稟於臣。叙其永矢恭順之意。不復再至。各酋爲逆矣。各部之虜。自求保全。其信地。彼此不暇通謀。夷使之來。臣密問其情形。輸款皆出真意。數十年反覆之虜。至今始成全局矣。卽夷使要求額外之賞。未必盡無。臣授意中軍官王樹撫夷

官李榮多方講折。斬丁截鉄。毫不因循。行牌三路。將官經制之外。毫無增益。可謂有定體矣。臣等案查萬曆三十年二月內。准兵部咨。爲套虜悔禍乞盟。真心內附。懇乞 聖明早定大計。許款以奠封疆事。該督撫會題本部覆議。延寧二鎮。應與市賞馬價。俱應力持定額。仍遵 明旨。一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如其陽順陰逆。查係某部落某酋是寔。卽將某酋市賞停革。如或春順秋逆。卽春撫秋剿。今年順。明年逆。卽今年撫明年剿。等因題奉 聖旨。備咨前來。遵依外。今



查各酋所討市賞萬曆三十年者雖經前撫臣鄭汝璧會疏題明應給之數祇緣火酋作反停革未與今應照例補給其三十一年以後係恭順年分者亦應挨次給賞今日套虜雖已續款臣等亦豈能必其終守盟約而無再犯之時乎蓋其生齒漸繁或要求於常額之外而堅守經制或拂其貪欲之心則生心作反未可知也又如生成狡桀所志不在財物之微而節外生枝要挾出於常情之表則恃狡狂逞未可知也所恃廟謨宏遠公別順逆可撫則撫無事而漢過不先可剿則剿有事而應不彼後但以血戰爲功不以啓釁爲罪毋以款爲必可恃毋以戰爲必邀功申縮由臣等之相機事權無群言之掣肘則將士愈加効力群虜益增畏懷保固疆圉之道不出於是矣。

議築緊要臺城疏

建築城臺

據神木帶管榆林兵備道左布政使陳性學呈稱先蒙臣憲牌照得紅山市口每年虜款受賞應於款塞臺叩頭謝恩而尋盟雖新當爲久遠之慮今塞臺



安置 龍亭卑隘不足示觀倘虜夷寒盟無從察其  
虛實及臺下原有土城一座低薄不堪凡遇互市之  
期或屯聚兵馬以備不虞或蓄積貨物以給賞賚內  
不可不多建空房以嚴界限外不可不磚包城垣以  
固守禦是以本院思患預防周咨輿論或謂應加修  
築增高爲此仰道即便查議前項臺城應加修築底  
濶周圍各若干頂濶高厚各若干應建樓房及臺下  
堂房各幾間并周圍城垣俱用磚包合用軍夫匠作  
若干木植磚石料物各若干應動何項官銀作何備

辦應委何官督工幾時興工幾時可完逐一從長估  
計議處停妥以憑覆酌具 題行據城堡同知陳大  
務查得各項工程計期不等自三十五年四月興工  
大約六七箇月可完覆議相同造冊呈詳到臣該臣  
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議照本  
鎮設在極邊橫當虜衝中路各堡地多漫衍無險可  
恃非壁壘高堅何以杜窺伺之萌沿邊城堡風沙日  
積漸成坦途欲卽扒除則歷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  
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且黃沙瀰望旋扒旋壅數日

各邊城牆自不



○同○風○沙○日○積○不○便○扒○除○則○延○鎮○邊○牆○所○苦○也  
之人功不能當一夜之風力而一牆之外虜騎充斥

使瞭望不遠戒備不嚴一旦躍馬長驅如入無人之境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查得紅山市口自萬曆二十九年始創設邊內距鎮城僅十里原有土築款塞臺城乃夷虜領賞謝恩之所其形勝規模固已畧具惟是臺基卑矮城垣低薄不堪保障每當互市之期套虜擁衆臨邊萬部環覩如我撫賞之財貨官民之貿易或隨時交接或預先蓄貯各該經事員役典守所在有終日而不返者晝則散處塞下夜則露宿荒

郊非直一時風雨不蔽而重貨慢藏萬一猾虜覘我虛寔別生戎心則內外利害關係匪細如先年方互市而酋首明安因挾賞突然犯順可不爲殷鑒哉至於屯聚兵馬周防市口須於臺城安營得所方資虎豹在山之勢爲今之計詢謀僉同咸謂臨邊宜臺以資瞭望必須高明壯麗河山在望庶可遠察虜情臺下宜城以資屯聚必須寬大堅固堂構周匝庶可近防虜變且規模嚴整計慮周詳內壯國威外聳虜目其於保固疆圉計安久遠或莫善於此者既經該



道議呈前來相應題請伏乞勅下兵部覆議施行

邊塩壅滯疏

邊塩

該本道看得延鎮兵馬雲屯。賴召買塩引接濟軍需。歲有常額。往時召集山西商人。樂認淮浙二塩輸糧於各堡倉。給引前去江南投司領塩發賣。塩法疏通。邊商獲利。二百年來。未聞壅滯。乃至於今。商人党守倉等。苦稱邊塩不通。引積無用。家家虧本。懇詞求退。本道再三曉慰。則皆泣懇山西之大賈皆去。土著之資本幾何。原買舊引。堆積不行。財本已竭。今派新引。

方不能承。死徒無門。細詢其故。蓋緣江南塩吏塩官失政。城社之徒。依附爲姦。巧立名色。恣肆漁獵。弊竇多端。如邊塩每引每包重至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塩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孰不欲利。孰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邊塩利少。無人承買。坐困一也。邊塩堆積三四年。方得發賣。亦例也。而彼塩朝中暮鬻。無容堆積。人情孰不急於趨利。誰肯舍速而就緩乎。是彼獲利捷徑。而邊塩遲滯。無人承買。坐困二也。塩誌開載商塩必挨單順序。候塩院委



官盤掣。而後發賣。彼塩不登单目。任意中發。既免守候之艱。又無掣盤之費。人皆樂趨。所以邊塩壅滯。引不得售。坐困三也。且彼塩發賣。執有小票。聯艘販運。江浙吳楚之間。何處不到。夫行塩之地。有方。食塩之人有限。彼之餘塩。既已盛行。雖有邊塩。尋無買主。坐困四也。先年塩法通行。或邊商安於故土。不樂遠涉。○候。不。得。支。制。子。則。必。減。價。以。售。引。于。內。商。而。歸。矣。故。則有南商來邊。收買塩引。引亦無壅。今小票便而得。表。世。振。為。兩。淮。疏。理。時。先。以。庫。銀。應。邊。商。使。之。朝。引。至。而。夕。得。價。不。至。引。候。而。減。價。售。于。內。商。也。利廣。誰肯驅馳數千里遐荒之路。而貿引乎。近年以來。塞上無南商之跡矣。邊商迫於官刑。納粟中引。無人承買。齎至江南。秣守累月。盤纏罄盡。雖減價而不得售。坐困五也。邊方淮塩。每引官價五錢。并在彼加納餘價共七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四錢四分。是虧折本銀三錢一分。邊方浙塩。每引官價銀三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一錢六分。是虧折本銀一錢九分。然皆強而後售。共計淮浙二十二萬六千餘引。虧短價銀五萬七千餘兩。四五年間。不能周轉還鄉。坐困六也。如此六蠹。率由私塩偏行。小票通而官引滯。所以山西之商。忿折資本。盡歸原籍。土著之商。力窮

人承買。齎至江南。秣守累月。盤纏罄盡。雖減價而不得售。坐困五也。邊方淮塩。每引官價五錢。并在彼加納餘價共七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四錢四分。是虧折本銀三錢一分。邊方浙塩。每引官價銀三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一錢六分。是虧折本銀一錢九分。然皆強而後售。共計淮浙二十二萬六千餘引。虧短價銀五萬七千餘兩。四五年間。不能周轉還鄉。坐困六也。如此六蠹。率由私塩偏行。小票通而官引滯。所以山西之商。忿折資本。盡歸原籍。土著之商。力窮



難支。逃亡過半。止餘見在數家。號呼告退。新鹽引且節行催派。並無一人承認。三路鹽糧。所藉以佐軍儲者。盡化烏有。司餉者日夜皇皇。束手無策。邊事至此。深可寒心。呈乞早爲題請。疏通鹽法。庶士無枵腹之虞。而商免向隅之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河套十萬黠虜。朝夕睥睨。伺我之隙。邊長一千二百餘里。擺以五萬餘軍。分陣固守。荷戈待戰。晝夜戒嚴。未得頃刻休也。所以奮不顧身。爲國家禦虜者。恃有此月餉耳。月餉之所以充足者。恃有此鹽商耳。今南方鹽法阻滯。商鹽不行。鹽引不售。鹽商不願赴邊。納糧中引。則軍餉無所從出。三軍枵腹荷戈。何以責之竭力禦虜。意外之虞。臣等有不忍言者矣。今邊商逃者十去其八。見在數人。又復思逃。臣等惟皇上聰明神聖。於國家大計。明如指掌。倘知鹽法之壞。至於撓邊計。禍封疆。赫然振奮。及時整理。不待臣等辭之畢矣。乞勅下戶部。從長酌議。熟數利害。覆請施行。

酌議改遷邊堡疏

改建邊堡

此係該道看議呈詳之文

看得三山堡乃北路要衝之地。使其城垣完固。亦何



樂於重遷，但舊城原係山削，兼之年久，雨水衝崩，日就坍塌，雖屢勤修築，隨復隨毀，月無虛日，是以居住軍民，憚畏營苦，弃地潛逃，城堡日漸空虛，屯田每多荒蕪。國儲有虧，邊防何賴。及查吳堡屯，雖稍在西偏，然地方平坦，堪築城堡，且三面天險，足爲保障。一便也。路通四鎮，商賈絡繹不絕，財貨流通。二便也。兩川逼近城下，俱係甜水，可資民用。三便也。南距饒陽七十里，北至定邊八十里，道里相等，應付適均。四便也。今據陳栢等告要改建一節，相應呈請，合無具

題將三山堡，改建於吳堡屯地方，合用軍夫匠作，日糧工價犒賞，鹽菜并木植料物等項，通共該米一千二百二十九石一斗，料九石，草三百束。於該堡倉關領銀四百七十四兩六錢六分，於靖邊庫修邊銀內動支。自三十九年春融興工，當年報完，其餘厥照另文議允。木席銀四十四兩三錢七分，米二石三斗三升五合。候城完併修等因，冊由通詳到臣，該臣議照設險守國，全藉城池，去危卽安，貴因時變，三山堡設在延之西北，極當虜衝，舊城儼山剝削，年久數被



水衝旋修旋塌徒勞罔功且室廬漸傾人多別徙堡  
 治决裂危急可虞今議改建堡城於吳壘屯地方天  
 險足恃往來道里適中商貨可通應付亦便與情既  
 協保障有資相應題 請乞 勅兵部覆議施行

二百二十一 吳壘中軍夫五百口  
 蘇江灘部賞鹽菜并木蘇樑神等費銀共計米一千  
 吳壘三山壘均設吳壘中軍夫五百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八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慤人

錢爾進及甫叅閱

徐司馬撫延疏草

疏

徐宗濬

奏報閱視條陳十事疏

禦虜  
事宜

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看得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十事皆係禦虜安邊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切務。足食足兵之良策。奉有明旨。已行各道。着實舉行。今奉聖諭。仰見皇上加意邊防。極其懇切。臣等身任封疆。敢不督率所屬文武各官。悉心遵奉。仰祈稱上意旨。茲據各道會呈到臣。相應列款。回奏。伏乞勅下該部。行臣等遵奉施行。

一積錢糧。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延鎮上次主兵銀一十二萬六千有奇。今實在僅八萬九千有奇。目擊時艱。推原於民屯之逋負也。鹽商之消乏也。京運之愆期也。議責州縣衛所。分限比徵。逐年

清楚。責將領餉廳。搜剔虛耗。嚴究弊竇等因。除鹽法一事。另款議覆。京運照常給發外。爲照邊儲錢糧。催徵無法。則逋負愈多。稽查不嚴。則奸弊叢積。閱臣於出入二途。加意振飭。深於邊計。有裨相應。依擬合行延鎮督撫。按臣照依前款。務實舉行。有憑奸胥而滋混冒。扶積識以恣侵漁者。責在入。有以虛數耗軍儲。以虛糜開弊孔者。責在出。總聽撫按不時叅處。庶積弊可釐。而軍儲攸賴矣。

前件。據榆林神木靖邊分巡河西四道會呈。該臣等



看得本鎮主兵歲額以本色計民屯糧九萬二千四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三十九石五斗二升淮浙鹽一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引該價銀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兩五錢歲照時估定派大約納糧三萬七千八百七十石零料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石零以折色計民運銀二十一萬五千九百六兩四錢三分年例銀四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七分內除鹽課贓罰等項扣抵外餘俱京發以此歲額之數通融本折歲支本鎮官軍僅僅相當

上次年例解發以時主兵銀一時支放未盡故當闕盤之時尚有二十二萬六千在庫近歲屢年災沴鹽引不售京運愆期故當闕盤之時主兵挨月應支未盡銀數止有八萬九千遇支卽放故視上次爲少也及查原行一積錢糧如防秋士馬照舊分布毋輕離局年例銀戶部仍處給防畢有羨另貯故謂之積今內帑空虛當年京運尙不時給鎮兵嗷嗷待哺安有贏餘積之來年惟是民屯錢糧積逋甚多官攢收貯侵那弊亦不少又鹽政阻壞鹽商逃散鹽糧又復減



縮邊餉誠爲可憂。今戶部覆稱京運照常給發鹽法另款議覆則民屯逋負臣等嚴行有司催督務期全完官攢收貯積弊臣等多方訪察查革殆盡如再有仍襲舊弊虛耗邊儲者臣等不時參處理合 奏報一開屯田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 國初列屯開土鑄器給牛不論軍民永不科役九邊膏沃士馬飽騰至便利也矧延鎮沙漠之場越數千里而遙飛輓爲艱開墾宜急今屯地業稱開墾漸成膏腴矣乃沿邊夾道延袤千二百餘里地非不毛竟棄置闕曠誠爲可惜今按臣親悉其故備稱勸相不勤科索未禁催徵太苛二難一畏深切屯政之弊相應依擬申飭合行延鎮督撫鎮道等官申嚴條約凡近堡五里內地拋荒未久者設法招徠聽軍民人等任便開墾量減舊額徵糧其遠堡五里外地拋荒年久者聽民耕種面給印帖勒石各堡永免起科如有將領等官仍前任情腹剝旣役軍力以墾田又奪軍田以營私坐收膏腴之利者撫按訪實從重參處庶地無遺利人有固志且耕且守而安攘之効可立致矣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本鎮三路如榆林衛官軍屯田五千七百七十四分。計地三萬七千九百六十餘頃。綏德衛官軍屯田五千七百分。除荒計地六千六百九十八頃。延安衛官軍屯田三千五百三頃八十三畝。每年額徵糧不過二萬六千有奇。料不過二萬六千有奇。草不過三萬八千有奇。數止此矣。至於沿邊各營堡。相去空地。乃在界石之北大邊馬路之南。謂之夾道。萬曆元年。築邊以來。曾議開墾。然必因邊報之緩急。以爲耕種之進止。且沙磧之場。不患無地。而患無人。或旱乾不時。胡馬蹂躪。報開什一。稱荒什九。守邊軍丁。坐食月餉。不肯出力耕田。腹裡居民。安土重遷。未必赴邊播種。然肥饒之地。間亦有之。各衛餘丁。亦可招集。惟多方撫字。堡官之科索。有禁。豪強之侵奪。有禁。私債之索擾。有禁。俾地爲樂土。則開墾漸多。理合奏報。

一定經制。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該鎮兵馬錢糧較之萬曆十九年間。每歲多用銀三萬四千一百八十餘兩。積漸十五年。已浮往額。及今不節。



安知所終，因備陳官軍倉庫之弊，議令各營堡軍丁

頂補名糧，悉解該道查驗，將領不得私收，該道不得

濫准。關領月糧馬料，無論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轉

發監收廳，通行該倉庫照數支領，應關會餉司及應

呈詳撫院者，各關會呈詳，仍責成巡撫考季終轉行

該道，將各營堡軍馬或操練或查點一次，不可委人

該道務敦儉約，省騶泛禁，跟役需索，以清本源。即該

道與監收廳冗役，悉行裁革，軍士馬倒截日住支，軍

收馬補按日關給，至於民屯鹽糧銀易上納本色，該

道按季通查，有弊必革，毋得徒憑冊報等因，為照延

鎮兵馬錢糧，十九年題定經制，俱有定額，今閱臣題

稱該鎮錢糧溢額，思欲節縮及建議剔除諸弊，加意

清查，中間立法周詳，深有裨於邊儲，相應依擬，蓋疆

場事宜，總之在撫臣，分理在司道，而申飭尤係於

明旨，合行延鎮撫臣轉行司道，悉照所議，申嚴法令，

永杜濫觴，庶極邊之軍需有賴矣。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本鎮軍馬自萬曆十

九年閱視題 准額數官軍五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員名馬騾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頭歲用料糧二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七石銀五十八萬四千二十六兩有奇此主兵經制之定額也今次閱內軍馬固無加於前矣細查支放錢糧除本色糧料較數無多外其折色餉銀三十一年實支月餉銀五十五萬一千六百六十九兩一錢七分三十二年實支月餉銀六十二萬八千五百一十兩五分緣有閏月用數增多三十三年實支月餉銀五十五萬九千一十四兩一錢二分節年司餉郎中原報御覽揭帖可考歲用

錢糧雖未溢額每年京運亦未加多然節省稽查何可不嚴至於各營軍馬頂補名糧悉解該道查驗可否將領不得私收該道不得濫准關領糧料無論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發廳通行該倉庫照數支領一出入必關會乎餉司一糧一料先請裁於臣等其諸軍逃馬倒糧料截日住支預補解驗糧料方准造給新設餉單可查終歲該道巡歷凡民屯鹽糧銀易本色逐一稽查有弊必釐有好必發至若清本源敦儉約減騶從裁冗役嚴核軍儲以杜侵冒俱見在遵



行庶幾宿蠹漸清而經制無踰理合 奏報

一理鹽法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款開鹽商之開墾宜復奸商之賄買當禁派中之定例當融兩淮之浮引宜革淮浙之私鹽當禁五事爲照 祖宗之法召商開墾輸粟塞下故食足而兵強自改折之議行而今槩仰糴於人矣飛輓不繼而芻糧易窮有由然也茲按臣欲將彼中不毛之地聽其雀募開墾永不起科則曠土漸變爲沃壤而粟以裕食人以實邊其於積儲防守兩有賴焉制復其初利垂諸久

此塩商之開墾宜復也 國儲盈縮三軍之命脉關焉各倉設立官攢有管糧同知督之防非不密也而積書猾吏錢神可通奸商賄投弊竇百出或以燕麥抵收小麥或加收一二餘數以抵塩糧甚至糧草未入虛出實收巧同鬼蜮蠹慘騰蝨利歸奸囊害貽公帑非一大創之不可也管糧同知有闕茸染指常例則弊自身開奚以禁下據議該道嚴爲責成一體連坐立法旣嚴弊端自絕此奸商之賄買當禁也塩糧引目歲有定額其時估斗頭又當視豐歉爲高下蓋



豐年滿篝。則輸納易。凶年懸罄。則取盈難。商既樂於凶年之減。自無憚於豐年之增。是在該道調停區處。毋令失額。而又合於人情。每歲議妥。報部斟酌行之。此派中之定例。當議也。兩淮引目。與九邊相表裡。淮引無壅。而後邊引樂中。邊餉無缺。自魯保浮引行。而亦以魯保行浮引以致額課停墜二年有半乃改正引滯課。銀借解於八年之前。而商鹽掣支於八年之後。前銀未償。後課又急。商困至此極矣。蓋行鹽止此地方。食鹽止此戶口。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壅一引。以故先年為劉哮為倭虜為大工。權宜增引。俱旋

行。故止。蓋恐以數萬之額。增於百萬之正課。耳。今浮引盛行。若不亟為停止。則兩淮正引。終歸壅闕。九邊之引。皆弗獲售。七十萬之軍需。安所從出。額可令啼。饑赴戍。楊腹荷戈乎。故停存積。以疏正課。不徒蘇淮商之困。實以紓邊餉之急。則兩淮之浮引。斷斷乎宜早停者也。鹽禁載在律例。非產鹽處所。夾帶至三十斤以上者。罪遣毋赦。乃有豪右之家。怙勢影射。大猾之輩。聚黨窩藏。馱運滿道。捆載蔽江。巡邏官兵。多有畏兵仗。利餽送。明知而不問。其徒搜肩挑背負。以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責私鹽盛而官鹽壅引目之難消良有由矣相應申飭嚴禁責成鹽法道時加查訪此淮浙之私鹽當禁也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國初召商開耕輸粟塞下非徒裕餉且以實邊法至善也夫何折議一行槩糴內地飛輓不易逋負漸多推原其故良由舊法一更開墾未復犬羊時擾鴻雁難集加以延鎮土商無一股實之家率多僭資晉地淮鹽旣壅財本不流彼商不肯再借此商束手無策無惑乎積引至二

十二萬六千之多閩臣所以有激而陳也今議延鎮不毛之地倣古之法令商開懇輸粟上倉法亦良美漸當講求至如戢奸商均派中停浮引遏私鹽革小票禁重包種種時弊是在淮浙司鹽政者加之意耳至於鹽糧出納之弊奸商倉攢明加暗扣蠹政最久已行該道嚴加搜剔理合奏報

一修險隘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延綏三路俱係虜衝東路多山起伏斷續河口衝決無常中路沙磧難守西望則沙湃隨撥隨壅無論狡虜竊



窺甚易，卽欲加意版築，勢亦未便。今議要將三路城堡俱用磚石，以次包修。而黃甫川等處尤應亟圖，至於河口大小不一之處，俱用壘石架牆之法。河口兩邊用石堵口，上架松木作牆脚，以便甃石，高至四尺，而後墻土，如無松木，以他木代之。其河口大者酌量非能使虜不入正欲沮遏虜騎使我得以爲備耳。水勢多開數口，量高數尺，以防衝突，卽虜大舉折牆亦費工夫，應兵漸可集矣。各邊河口俱可做行，但在任事之人能察緩急，因其要害，務求實效，則事無有不濟。此誠治河禦虜之急務，應如所議。但查東路黃

甫川鎮羌栢林清水高家等處各城堡，去年四月內該鎮督撫官具題本部覆奉 欽依，俱用磚石包砌去後，無容再議。內有河口處所及其餘未包城堡，俱移文督撫衙門查照原題事理，卽選委廉幹官員，一上緊次第修築，不得視爲虛文，務臻實效。修完工程造冊繳部賞罰，統入修工疏內回銷。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虜安民，惟恃險要。延鎮中東西三路邊垣縈紆千二百里，橫當河套。一墻之外，卽爲毳幕。險要之設，誠不可一日遲緩者。臣



入境之初。巡視邊垣。沙壅甌脫。隨撥隨平。徒費工力。難禁風捲。除中路及雙山堡。先已包完外。其黃甫川栢林鎮羌清水營高家建安大栢油永興孤山瓜園俱應磚包。三十五年二月內已該臣會同督臣具疏題請該部覆奉。明旨見今以次委官包修。完日奏繳。其西路城堡改遷龍川城工報完。已經具奏。各堡見議包修。緣班軍分派難周。以次議題。至於三路河口穿牆水勢稍小者。先已騎牆修券洩水外。惟黃甫川高家堡青陽岔波羅清平等處河口山水澎湃。暴雨泛漲。流沙淤壅。修築殊難爲工。臣多方踏看。輿論僉同行。令該道將領等官務要明烽偵探。比常加謹。有警風馳堵截。毋墮賊計。其榆林大城迤北紅山市口。臣先已題准建築款塞鎮北崇臺工已就緒。見在查明奏繳。登臺瞭望。可及虜地百里之外。一有蠢動情形。我已先期得之。臣等已行三道着實舉行。理合奏報。

一練兵馬。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禦虜安邊。全賴兵馬。兵馬操練。全賴將領。將領得人。始練



兵有法而營壘自可壯矣。今延鎮兵馬額設五萬有奇，僅止二萬堪用，其餘占役者，徒寄空名於冊籍，老弱者徒糜糧餉而無用，卽有一二健丁將官，不能以寔操練，徒眩耳目已爾。求其鎗砲弓矢之術，十不能一二，營伍之虛誠未行甚於今日。今議要革虛冒，汰老弱，工技藝，齊心志，勇膽氣，擇將以訓之，使弓矢之精者教一隊之弓矢，火器之精者教一隊之火器，刀劔戈矛之精者教一隊之刀劔戈矛。如能聞鼓先登，捐軀用命，賞恤必加，臨陣逗遛望塵奔北，誅罰不宥。

與士卒同甘苦，勿爲科歛之舉，體恤邊外墩軍勞苦甚於內地，以食糧豐約之以戍哨，更番之，摧鋒截殺，勞過傳塘守堡，分別等第，以月糧鼓舞之，一槩私逃，嚴禁以法，務使兵將合而爲一心，紀律無少移易。此古人練兵禦敵之道，至今稱述。今之爲將者，每事資緣而專以剝削爲務，其於練兵之道，全未有聞。邊事所以日至敗壞也，必內外用人，擇其可否，毋聽請託，凡舉薦將材，必要詳察其廉勇，如內而守備以上，外而操守以下，有濫推混委，悉聽科道糾劾，此誠正本。



澄源之確論，應如所議。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戎之道固在兵馬訓練之法。尤籍將領，顧延鎮額兵五萬有奇。三路一千二百里長邊，擺邊守墩守堡守城守門空運邊報。京塘巡捕聽差入衛，各官奉例軍伴俱在其中。各有信地，各有執事。其堪戰者則東路黃甫孤山神木高家四營，西路定邊安邊寧塞鎮靖四營，中路清平保寧正標左右六營。臣入鎮之初，因見各營官軍有名無寔，或半襍老弱。且出陣之軍，向習野戰，不知節制。

會題爲及時議修內治寔政恭請 明旨申飭舉行，以圖安攘大計事。內練兵一欵，覆奉 欽依。督行各將簡汰老弱，編成什伍，自什長以上，將官以下，節節而制之。弓矢火器一教，十教百，百教千，千教萬。臣與總兵官王威躬行校閱，嚴明賞罰，輪番操練。有不習者，輒以軍法從事。見今教練已成，坐作進退，整齊慣便。善陣善戰，似爲可用。至於舉薦將材，臣先行博訪，再加面試，或取於行伍，或取於廢閒，真知可用。然後登薦。兵部用將，此數言是臣之體，不得不然。多因臣等咨揭，毫無私徇。以故三



路大小將領多稱得人。一二年間。闔套夷酋寂然無  
譁。似亦用人之効。按臣條議及此。誠得節將治兵之  
要。見在舉行。理合 奏報。

一整器械。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邊疆  
禦虜。惟火器火藥爲得力。其置器宜堅。其藏藥有法。  
斯臨敵有所取用。今該鎮火藥雜料。比上次閱視之  
後。已折至四萬餘斤。軍器頓少七千三百有奇。此皆  
與守者弗加意收貯。督造之故也。今議要藥料收貯  
務要乾燥。不特晒晾。若有朽折。責成司庫員役。軍器

製造。初責成監造之官。禁其粗惡。責看守之役。禁其  
繡蝕。庶相沿積弊可革。而臨期器械不致缺少。及稱  
達虜衝突木棍三眼鎗。已矢相持。攻擊勢難取勝。要  
倣岳武穆用麻扎斬馬刀。翼以藤牌之法。及稱滅虜  
湧珠二砲。雖虜所憚。然難携難發。不若將三眼鎗改  
爲單眼鎗。其鐵筒改長二尺餘。界線測虜中藏火藥  
鉛子既深。所及必遠。又每鎗備鐵條一根。以便入藥  
且遠可以火攻。近可以擊虜。至於遼鎮百子銃。射打  
既能及遠。轉換又可隨機。此按臣聞之該道邢雲路



者夫在遼東既可藉以破虜延鎮似亦可行應行督撫衙門一一查照原議酌量便宜舉行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軍中長技全賴火器必造作如法方可禦虜必收貯加謹方免侵蝕今見火藥雜料比上次閱視耗損爲多鑑其往轍議藥料收貯朽折責成司庫員役若軍器監造者戒其粗惡看守者禁其繡蝕如有敗壞各治以罪令其賠償庶積弊可釐而器械整飭至於舊造滅虜湧珠砲重而難携三眼鎗短而去近重者可擺營而不可衝鋒仍

留備用短者可增長而亦可及遠皆爲有見臣入鎮以來查驗火器多不如法已取原任都司朱騰擢將貯庫火器一一試驗講求有可仍舊用者有新改造者如隨營滅虜湧珠等砲皆改輕便百子銃大追風小神鎗創新製造三眼鎗短者加長斬馬刀營中舊有惟藤牌南方便用可行議造凡諸火器火藥足備禦虜之用理合 奏報

一收胡馬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疆場戰馬不必專依胡虜貢市馬匹求之內地未必嘗無



但在軍士不能一意飼養耳如京城三大營馬匹初領時非不强壯一經軍手將料銀侵尅不一二年而馬皆斃矣沿邊各路馬匹水草頗饒而料銀不能盡充餽養且軍士有畏敵而戕之者有臨陣而弃之者又有上班圍獵而被虜賊盜搶者內外馬匹虧欠職此之故今議要內責營官外責將官如軍人領馬飼養倒折太多併將營官一體罰治則馬自然蕃息此誠蕃息戰騎之論至於所議款虜貢市馬匹中國不過藉此羈縻夷虜原非專於得馬以備戰守今各

王鑑川初議撫賞時所進馬匹固皆可厠自後邊

臣威望不足以服虜則以不堪者充數而無以拒之

虜既將不堪及損傷馬匹貢市則撫夷將吏委宜慎擇不可一槩濫收以墮狡虜之計通應如議移文內外各該衙門查照原題事理嚴行申飭如有軍士領馬飼養侵尅料銀致馬損傷數多者議照分數將各該將官着實查叅不得姑息貢市馬匹如有損傷不堪定用務要查驗的確可收則納不可收則繳毋徇虜欲以示怯弱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虜追敵全賴馬力然良馬宜內地求之不可專倚胡馬惟是各營堡馬



匹非無壯者，緣軍丁料銀，往往侵尅，馬多餓困，而倒損隨之。近因總督題爲乘時治安，整飭兵馬，以壯邊疆事例，通行鎮道將領操防衛所等官，加意馬政，稽芻秣之勤惰，覈椿銀之完欠，分別賞罰，足示勸懲。臣又牌行三路，專責將官稽查軍丁養馬芻豆有無侵欺，所養馬匹，果否臆壯，堪備騎征。如或倒折太多，營官將官一體叅罰。至於夷酋款貢市馬，初頗臆壯，後乃生心，所進馬匹，多以瘠癩充之，不則啗沙斷舌，剪鬃割尾，徒具馬數，總不堪用。去歲互市，臣等再三申飭撫夷將吏，亦宜慎選可用者留，不堪者却，不可一槩濫收，以墮虜計。按臣復言及之，委宜舉行，理合奏報。

一散逆黨，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邊方夷漢相鄰，竄入詐降，不時有之。若守邊將吏不加意盤詰，則內而亡命之徒，以虜地可爲藏身之處，不法之事，無所不行。外而作奸之虜，以中國可往探聽消息，洩漏軍機。在所必至。今議要嚴防出入，使漢人不得外逸。如有叛去者，必置之法。夷人不得內入，即



有真降者，必分其勢，雖今延寧甘固遼東諸鎮，皆以收降可以離賊腹心，又可以得其險易情形，然而降虜大衆，其勢必致復逸，爲中國禍，自古有之，不若

於收降之時，寓散之之術，如漢人來降，必審其籍貫，押解原宗，而後收之，不使留住邊塞，夷人來降，必有

妻室，方准收養，每歲通鎮止許收四十名，每營散處

先限收降數日，此論爲疎矣

十餘名，以爲嚮道衝鋒之用，務要安插，駕馭教習，有法與漢丁相兼而用，此誠遠鑑。晉魏雲擾之故，轍，隗

思 國家近日之時勢，效倣郭欽江統徙胡還羗之

策而行之，憂深遠慮，思患預防，誠於邊計，大有裨益，

應通行九邊督撫衙門查照原題事理酌量施行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邊方夷漢相鄰，姦民

或自內而出，降虜或自外而入，皆不能無，若不加意

盤詰，內外交通，漏洩軍機，干係匪細，然奸民之出也，

或因侵欺官銀，或因傷敗倫理，法不可容，故逸而出，

降夷之入也，或因饑餓所迫，或因夷酋生事，就我求

活，故投而入，亦有黠虜窺邊詐降，探聽詞我虛寔，透

我消息，徃徃有之，故必紀綱振舉，邊防嚴密，使姦民



無自而出。其降夷投入者。近日各將多收爲衝鋒之

用。頗得其力。但在處置得宜。或編之什伍。以制其處

此議

命。或分給營路。以散其黨。與漢夷之入。或查其籍貫。

本屬無謂看覆亦後依連

解還原籍。取具收管。或雜之卒伍。互相覺察。責之效勇。大抵馭得其道。狙詐咸作使。而守邊將吏。尤加嚴防。閱臣所陳。皆爲得策。已督道將遵行。理合 奏報。

一酌撫賞。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叛逆無常。貪婪無厭者。夷狄之故態。恭順則撫。背則剿者。中國之權宜。今十失兔。雖號爲一套之長。乃不能控

制。諸虜莊禿賴。昔年殺擄於東。火落赤亦訖於西。沙計等酋。皆聲援助。暴者也。雖中有黃婦明愛等酋。稍稱恭順。其沙忽兒七酋。又火沙之羽翼。是以火酋市於寧夏。住牧西路。索轉堡賞。東路亦有此賞。特未甚耳。然既領賞於寧夏。自難復賞於延緩。後因屢被要挾。賞額有限。懦將所以剝削老軍。每名甚至一兩。戊卒枵腹。今已極矣。雖各酋去歲屢犯屢創。隆冬草枯。懼我搗剿。無奈免黃婦乞款。以免移帳服罪。乞盟。其狼貪要挾故志。猶然在也。其駕馭之方。不可不亟爲



之圖者議要各虜恭順此則徐司馬已具疏奏一年則准一年之額賞旨遵若此

行省矣

枝順彼枝逆則撫此剿彼若陽順陰逆則革賞而議戰不許額外科歛添賞不得因循市款以示虛弱彼果跳梁厲兵秣馬大行搗剿要在自強至於撫賞時務要一面防範不虞一面開誠布信如將領有媚虜而弛備交虜而釀患俱重處不貸此款雖節經督撫具題本部覆議申飭去後今按臣復諄諄慮及或亦確有見聞以為邊防至計應如所議

前件俱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延鎮套虜支繁勢均力敵各相雄長年來小醜款而復叛叛而復款不如宣大一款之後久而不變良有以也撫賞錢糧額至三萬八百餘金襍項奏補歲額不出四萬臣入境之初正值火擺諸酋挾賞跳梁東中西三路三次入犯三挫其鋒諸酋畏威乞款已經題准續成款局臣思諸酋所以挾賞者由於賞額之未定也賞額之未定者由於懦將之私增也當其講款之時臣行三道清查賞額造冊報臣一樣二本印與合同一給夷酋照額領賞一給將領照額給賞發冊去後中東兩路



夷酋遵奉惟謹，無復謹譎。惟西路火酋桀驁不遵，尚肆要挾。臣等深懲往轍，堅持經制，謹修內治，操練兵馬，選用將領，犀利火器，靜以待之。如照額領賞，別無過求，自當順撫。若別生事端，闖邊犯順，則相機搗剿，大伸國威，務使狡夷讐服，永奠邊疆。已奉廟謨，所謂一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違約卽革，春順秋逆，卽春撫秋剿。今年順明年逆，卽今年撫明年剿。此枝順彼枝逆，則撫此剿彼，不得輕徇要挾，以貽後患。閱臣復議及此，無非欵戰相維之意。已蒙部覆卽行道，將等官着實遵行理合奏報。

修復邊垣扒除積沙疏

扒沙

題爲恭報修復邊垣扒除積沙保固疆圉以永治安事。據榆林兵備道右叅政兼僉事許汝魁呈稱：萬曆三十七年內，蒙臣憲牌照得榆林沿邊一帶地多漫衍無險，兼以沙積壅若坦途，虜易窺伺，亟應扒除，仰道卽便親詣沿邊踏勘積沙處所，作何扒除，墩臺低矮損壞不堪，作何增高，分別衝緩，某處先修，某處次舉，軍夫作何派撥，錢糧作何處備，工程作何稽查，造



冊呈詳以憑酌候興工。該本道會同鎮守延綏總兵官張承胤親詣沿邊踏勘積沙形勢甚大，逐一丈量。本道所屬中路一帶，東自常樂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係平墻。大沙間有高過墻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今據城堡同知陳效忠呈稱，查得中路原築邊墻二百四十餘里，高建女墻二丈五七尺。今自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動工，扒沙間又因地方荒歉，饑民甚衆，蒙本院軫恤，欲活其命，以藉其力。牌行本道，除老弱殘疾就食粥場外，中有強壯情願赴邊作

工者，日給米二升。衆民樂從，亦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起，同前班軍協力併扒。至九月中，扒過沿邊沙積，東自常樂堡一墩起，西至清平堡一墩止，共長二百四十六里。榆林等堡、芹河等處，大沙北墻高一丈，埋沒墩院者長二萬三千八百三十八丈三尺。嚮水等堡、防胡等處，比墻高七八丈。壅淤墩院者長八千四百六十八丈七尺。榆林威武等堡、櫻桃梁等處，比墻高五六尺。及與墻平厚濶不等，長四千四百二十六丈五尺。通共沙長三萬二千九百三十三丈五尺，俱已扒除到



底運送遠地，仍令各堡守操等官嚴督軍丁密布栽蒿，以防復起。又創修完榆字五十七七十墩空水口二處，一長五丈高一丈三尺，一長五丈高連女牆二丈，吊橋一處，做工班軍二千餘名。除木料行糧外，日給鹽菜銀三厘，計暑天三月，共銀四百八十三兩九分三厘。犒過各軍餅價銀五兩三錢六分八厘，督工委官及領班千把總等官各支廩給口糧不等，共銀七十五兩八錢八分。製造小推車刮板繩索等項，共銀三十九兩八錢七厘。謝土祭物銀五兩三錢六分五厘。吊橋木料銀一十兩四分，通共銀六百一十九兩五錢五分三厘。饑民日有數百餘名，支備荒米三千四百四十六石六斗一升。班軍行糧支備荒米三千八百五十六石八斗二升五合。料黑豆一十二石三斗九升。原係班價糴買，共該銀二千九百八兩八錢六厘六毫。并前鹽菜等銀，俱於新建庫班價銀內。又支主兵米一千八百五十四石三斗四升五合。料黑豆二十三石二斗七升。客兵草一千一百九十二束。兌買銀易米一百八十一石六斗四升五合。俱於廣儲二



倉各照數開銷。及查工程丈尺。用過錢糧。竝無虛冒。爲聚中路邊牆三百餘里。自隆慶末年創築。樓櫓相望。雉堞相連。屹然爲一路險阻。萬曆二年以來。風壅沙積。日甚一日。高者至於埋沒墩臺。卑者亦如大堤長坂。一望黃沙漫衍無際。籌邊者屢議扒除。以工費浩大。竟爾中止。以致虜騎出入。如履平地。或掠行人。或劫我牲畜。恣肆侵軼。莫能防禦。惟是旅懼畏途。農廢常業。荼毒之慘。將無已期。本院念及邊患。謀先棄土。決意扒除。刻日興工。仍召募饑民。協同供役。各官亦同軍民。露宿風飧。朝夕督率。惟是軍民踴躍忘勞。拮据奮力。甫六閱月。而大工告竣。查得先年議築邊牆二百餘里。曾經題請發銀八萬二千一百有奇。歷三載始能就緒。茲者雖云修理舊工。然而積沙踰牆。或一丈或五七尺。厚濶三五丈不等。工亦相當。班軍行糧。蔬菜口糧。等銀不及原用十分之二。而沿邊一帶。煥然如新。不可謂非大工。所據在工効勞各官。應否叙錄。今據前因。該臣議照邊垣之設。所以外禦虜患。內衛軍民。其關係最重也。中路邊牆延袤二百